

蟋蟀声里 话农耕

□侯保军

第一阵凉风掠过，墙角的蟋蟀便在这时“扯开了嗓子”。那细碎的鸣唱像一把钝锯，慢悠悠地锯着暑气，也锯开了农人心里关于时节的记忆。

老辈人说，蟋蟀是老天爷派来的农时信使。立秋刚过，田埂边的“油葫芦”便率先试音，那怯生生的“叫声”带着潮气，提醒农人该种秋菜了。

农人自古就懂“听声辨墒”的诀窍。若是蟋蟀在日落后半小时开始“鸣叫”，且鸣声连续不断，便预示着当夜湿度适中，适合给秋苗浇“跑马水”；若虫声断断续续，子夜后渐歇，第二天多半有旱情。“促织鸣，懒妇惊”，说的便是入秋后蟋蟀声紧，该赶紧纺织织布，准备天凉的衣物了。

北方的秋菜地里，蟋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白菜包心期，“梢头蟋”会在菜根周围筑巢，其排泄物能改良土壤团粒结构。寿光的菜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收白菜时总要留几棵在地里，为蟋蟀备足越冬的食粮。

这种共生关系甚至渗透到农具的制作中。故乡农人编筐时，会特意在底部留几个指节大的孔洞，说是“给蟋蟀留条路”，让它们能顺着筐沿爬到菜窖，帮忙驱赶啃食红薯的老鼠。这些细节里，藏着农耕文明最温柔的哲学。

旧时乡村的计时，常以虫声为参照。蚕农们说“蚕三眠，蟋三唱”，指的是春蚕第三次蜕皮时，蟋蟀恰好完成三次羽化成虫，此时便该准备簇具，等待蚕儿上簇结茧。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与虫声相关的仪式：秋收后的第一个满月夜，村民在晒谷场摆上米酒、新米，祭拜“蟋蟀神”，感谢这小小的生灵一年来的守护。仪式上的歌谣唱道：“虫儿叫，谷儿笑，来年再把丰年兆。”

立秋过后的傍晚，孩子们总爱提着灯笼去田埂捉蟋蟀。这小生灵的别称极多，蚰蚰、促织、夜鸣虫、将军虫、秋虫、斗鸡、趋织等皆是它的名号。村与村之间的叫法也各有不同，我村叫“土蜚蜚”，五里外姥姥的村庄称“油葫芦”，过了河的宁阳县，则唤作“蚰蚰”。

在宁阳，斗蟋蟀早已不是简单的民间消遣，而是深深融入当地血脉的文化符号与富民产业。每年夏秋时节，田野里、集市上都涌动着寻虫、买虫、斗虫的热潮，从白发老者到年轻后生，不少人能道出选虫的门道——看头型、辨翅色、听鸣声。一只品相上佳的“虫王”，往往能引来四方玩家争相竞价。当地还顺势形成了从捕捉、驯养、交易到配套器具制作的完整产业链，专业的斗蟋蟀赛事更吸引着各地爱好者前来观赛交流，让这小小的虫儿成了连接传统与市场的鲜活纽带。

暮色四合，新收的玉米在院坝里堆成小山，墙角的蟋蟀又开始了“鸣叫”。那声音里，有祖先的智慧，有土地的呼吸，更有农耕文明最本真的脉动。或许，正如一位老农所说：“只要蟋蟀还在叫，土地就不会真正老去。”

小扇轻摇慢时光

□丁兆永

在老家闲居的日子，我从箱底翻出一把旧蒲扇，它已如秋日枯叶般发黄变脆，扇柄处缠裹的布条也脱了线，露出里面磨得光滑的竹骨。轻轻一摇，麦秆的清香混着经年尘埃扑面而来，这气味的确像一把钥匙，骤然拧开了我尘封的童年。

那时炎夏酷暑，大地蒸腾着热浪，我们无空调、电扇可用。白日里骄阳炙烤着，到了夜晚，屋内更是闷热如蒸笼，连空气都似乎凝滞不动了。

我奶奶却有一双巧手，能编织出清凉来。每年麦收之后，她捡拾起最金黄饱满的麦秆，将其浸入水中。数日之后，麦秆吸足了水，颜色由翡翠的绿润转成了深沉的琥珀黄。奶奶在昏黄的油灯下，左手稳稳攥紧麦秆，右手则轻巧穿梭，像织机般将麦秆编成扇面，再细心地将扇面缝制在削得光滑的竹扇骨上。扇柄处，她总要缠上一圈圈布条，说是怕磨着我娇嫩的小手。灯光映照着她脸，皱纹里藏满了专注的柔光，手上层层的茧，却织出这世上最清凉的物件——一把蒲扇。

待到暑气最盛，入夜难熬之时，奶奶便搬起凉席，携我到院中纳凉。天幕深邃，繁星密布，树影婆娑间，萤火虫提着微弱的灯笼穿梭游荡。奶奶坐在我身旁，轻摇着手中的蒲扇，扇起一阵阵清凉微风。风拂过我的额头，又掠过我的脊背，像携着无数清凉的细流，温柔洗去白日里的暑热烦躁。我安静地躺着，听着扇子摇动的声音，一声声如清泉缓流，又似低低絮语，慢慢消融了周身燥热，也熨平了幼小心灵的褶皱。

有时我佯装睡去，屏息静听。蒲扇摇动的节奏便渐渐迟缓下来，终于停住了。我悄悄睁开眼，只见奶奶的手停在半空，头微微

侧歪，鼻息均匀——她竟也悄然沉入梦乡了。我心中窃喜，不敢动，只继续望着她睡中安详的脸。可是不多时，她猛然惊醒，又带着歉意摇起扇来，口中轻语：“小乖乖，奶奶没睡，奶奶扇着呢……”那蒲扇于是又轻轻摆动起来，驱赶着黑夜的闷热与倦意，那节奏绵长，仿佛正是光阴在暗处一步一摇的足音。

后来，岁月如同奶奶手中的麦秆被抽走，我渐渐长大，离家远行。奶奶日渐衰老，眼神浑浊不清，手也抖得厉害，再也编不动蒲扇了。老屋角落，那些旧扇子和人一样，在岁月里慢慢萎黄、干枯，扇面碎裂出无数纹路，终于散落成碎屑。

如今，酷夏来临，我安坐于空调房内，凉意四溢，却总感觉那风是冰凉而僵硬的，没有呼吸，没有情感。每当此时，我便想起那麦香缭绕的蒲扇，想起奶奶手中摇出的风，那风带着体温，也带着浓得化不开的温情。奶奶摇动蒲扇的节奏，早已融进我血脉，成为身体里驱散不去的安宁韵律。

扇子虽已腐朽，麦香却深植于肺腑。这气味带我重返故园，在心灵深处重新坐回那把吱呀作响的竹椅旁——奶奶的蒲扇摇着，风轻柔地拂过，吹散了暑气，也吹走了喧嚣世界，只留下月光下安恬的院落以及那再不会重来的、清凉如水的慢时光。

蒲扇摇落的岂止是暑热？分明是时光的碎屑——那扇柄上缠绕的布条，曾是奶奶为我裹上的柔软纽带，如今却成了岁月这架纺车上一根脱了线的旧纱。

